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 第二十八回 老書生仗義舞龍泉 小美女銜恩脫虎穴

話說唐敖忽然想起前在東口山聞得薛仲璋逃在此地，今痼疾已愈，意欲前去相訪。因將駱紅葉托寄薛蘅香之信帶在身邊，約了多九公一同上岸。走了多時，見前面一帶樹林，極其青翠。多九公道：「此樹就是前日所說木棉了。」唐敖聽了，正在仰觀，忽見樹上藏著一個大漢。恰好林之洋回來，唐敖暗暗告知，都把器械取出，以作準備。只見遠遠有個老嫗，同一幼女走過，那大漢見了，從樹上跳下，手執利刃，把去路攔住。三人一見，各執器械迎了上去。只聽那大漢喊道：「你這女子，小小年紀，下此毒手，害得我們好苦！今日冤家狹路相逢，我且除了此害，替眾報仇！」手舉利刃，邁步上前，迎著女子，剛要用刀砍去，唐敖早已提防，說聲不好，將身一縱，攏至跟前，手執寶劍，把刀朝上一架。大漢震的幾乎跌翻，那幼女早已嚇的跌倒。原來唐敖自從服了仙草，兩臂添了千斤之力。此時只想救那幼女，誰知用力過猛，大漢那把刀早已飛上天去。唐敖道：「壯士住手，不可行兇。此女有何冒犯？」大漢把唐敖上下打量道：「我看先生這樣打扮，想是天朝來的。你們都是明禮之人，只問這個惡女向日所做所為，就知在下並非冒昧行兇了。」登時多、林二人也都趕到。那個老嫗把女子攙起，戰戰兢兢，嬌啼不止。

唐敖道：「請問女子尊姓？家住何處？為何冒犯壯士？」女子垂淚道：「婢子姓姚，名芷馨，現年十四歲，本籍天朝，寄居在此，業已數載。向隨父母養蠶為業。父母去世，跟著舅母度日。今同乳母前來掃墓，不幸忽遇強梁。尚求恩人始終垂救，倘脫虎口，沒世不忘！」

大漢道：「你這惡女只顧養那毒蟲，那知數萬人家都被你害的無以為生！」林之洋道：「你這大漢畢竟為甚殺他？從實說來！你莫半吞半吐，俺不明白！」大漢道：「我是巫咸國經紀。向來本處所產木棉，都由我手交易。自從此女同織機女子到了此地，養出無數扇絲的毒蟲，又織出許多絲片在此貨賣；我們生意雖覺冷淡，也還不妨。那知近來他們竟將這個惡術四處傳人，以致本地婦女，也都學會養蠶織機，個個都以絲片為衣，不用木棉。此地凡種木棉之家，就如別處田產一般，莫不指此為生；此女只顧把那毒蟲流傳國內，以致向種木棉之家，大半廢了祖業，無以為生。所以在下特來傷他，以除大害，今遇列位，雖是他絕處逢生，那要害此女的豈止億萬，日後何能逃脫！如要保全，惟有即離本國，另投生路。倘執迷不醒，我自另有別法！」將手一拱，尋了利刃，忿忿而去。

唐敖道：「貴府還有何人，令尊在日作何事業？」女子道：「父名姚禹，曾任河北都督，因同九王爺勤王未遂，家鄉不能存身，帶著家口，逃至此地，旋即去世；我母亦相繼而亡。向同舅母宣氏同居。喜得薛蘅香表姊善於織紡；婢子素跟母親，亦善養蠶，身邊帶有蠶子，因見此處桑樹極盛，故以養蠶織紡為生。不期在此日久，鄰舍婦女都跟著學會，因此四處轟傳，以致忤了眾人。今日若非恩人相救，幾遭毒手。」說著拜了下去。唐敖還禮道：「請問小姐：那薛蘅香表姊現住何處？他父母可都康健？」姚芷馨道：「蘅香表姊之父乃婢子舅母，久已去世；如今只有舅母宣氏，帶著表弟薛選並表姊蘅香，與婢子同居。恩人呼蘅香表姊為姪女，是何親故？」唐敖道：「我姓唐名敖，祖籍嶺南。向日同蘅香之父結拜至交，今日正來相訪，那知卻已去世。小姐既與蘅香姪女同居，就請引我一見。」姚芷馨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於是同乳母引路進城。

到了薛家，許多人圍在門首喊成一片，口口聲聲只要織機女子出來送命。姚芷馨嚇的不敢上前。唐敖同多、林二人擠到門首，只見樹林那個大漢也在其內。唐敖因見人眾，即大聲說道：「諸住且停喧嚷，聽我一言奉告：這薛家不過在此暫居，今我三人特來接他們同回天朝。眾人暫且各散，自有計較。」那大漢聽了，曉得唐敖手段利害，只得帶著眾人，紛紛四散。乳母把門叫開，姚芷馨引著三人進去，見了宣氏夫人。薛蘅香嚇的戰戰兢兢，帶著兄弟薛選，出來見禮。姚芷馨把唐敖樹林相救，並勸散眾人話，告訴宣氏一遍。宣氏泣拜，備述歷年避難各話，並求唐敖設法籌一安身之地。

多九公道：「前在東口山，駱小姐曾有托寄薛小姐之信，唐兄何不取出？據老夫愚見：夫人莫若投奔彼處，彼此也好照應。」唐敖將信取出，薛蘅香接過看了道：「原來紅葉姊姊候叔叔海外回來。如遇恩赦，即隨太公回家鄉，因此來約姪女做伴，以候機緣。他既有信來約，此處又難久居，自應投奔東口為是。」林之洋道：「昨日俺見海口有只熟船，不日就回天朝，夫人搭了這船，倒也甚便。」宣氏道：「如此雖善，但缺路費，這卻怎好？」唐敖道：「這個不消嫂嫂過慮，小弟自有預備。」因托林之洋先去看船，薛蘅香即同姚芷馨收拾行李。唐敖見蘅香品貌甚佳，忽然想起魏家兄妹，意欲替他們作伐，即將此意並麟鳳山相會的話說了，宣氏甚喜，欲懇唐敖賜一書信，以便順路到彼，上去望望。唐敖應允。

不多時，林之洋把船看定，眾水手搬發行李。唐敖命薛選引到薛仲璋墳墓，慟哭一場，把靈樞搬到船上，一齊登舟。宣氏與呂氏互相拜見。耽擱一日。次日，唐敖寫了麟鳳、東口書信，並送許多路費，宣氏再三拜謝。姚芷馨、薛蘅香感激唐敖救命之德，戀戀不舍，灑淚而別。行了多時，到了麟鳳山，訪到魏家，投了書信，兩家結為「秦晉之好」。萬氏夫人因薛選家傳絕好連珠槍，留下宣氏同居，就命薛選在山驅除野獸，後來駱紅葉在水仙村起身，寄信與薛蘅香，眾人這才同回故鄉。

那日唐敖送過宣氏，也就開船。不多幾日，到了歧舌國。林之洋素知國人最喜音樂，因命水手攜了許多笙笛，並將勞民國所買雙頭鳥兒也帶去貨賣。唐、多二人也就上去。只見那些人滿嘴唧唧呱呱，不知說些甚麼。唐敖道：「此處講話，口中無數聲音，九公可懂得麼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海外各國語音惟歧舌難懂，所以古人說：『歧舌一名反舌，語不可知，惟其自曉。』當日老夫意欲習學，竟無指點之人，後來偶因販貨路過此處，住了半月，每日上來聽他說話，就便求他指點，學來學去，竟被我學會。誰知學會歧舌之話，再學別處口音，一學就會，毫不費力。可見凡事最忌畏難，若把難的先做了，其餘自然容易。就是林兄，也虧老夫指點，他才會的。」唐敖道：「九公既言語可通，何不前去探聽音韻來路呢？」多九公聽了，想了一想，不覺點頭道：「唐兄真好記性。此話當日老夫曾在黑齒國言過，若非此時說起，老夫也就忽略過了。今既到此，自然要去探聽一番。海外有兩句口號道得好：『若臨歧舌不知韻，如入寶山空手回。』可見韻學竟是此地出產。待老夫前去問問。」

正要舉步，迎面走過一個老者，舉止倒也文靜。多九公因拱手學著本地聲音說了幾句，那人也拱手答了幾句。談了多時，那人忽然搖頭吐舌，似有為難之狀。唐敖趁他吐舌時，細細一看，原來舌尖分做兩個，就如剪刀一般，說話時舌尖雙動，所以聲音不一。二人談之許久，多九公忽向老者連連打躬，那老者又說了幾句，把袖子一揮，揚長而去。多九公愣了一愣，回過頭來，望著唐敖，仍學歧舌口音，唧唧呱呱，說個不了。唐敖小覺發笑道：「九公何苦徒費唇舌！你這鄉談暫且留著，等小弟日後學會再說罷。」

多九公聽了，不覺吓了一回：「老夫真好昏憤！這總是那老兒把我氣昏了。剛才老夫同他說幾句閑話，趁勢談起音韻，求他指教。他聽了只管搖頭說：『音韻一道，乃本國不傳之秘。國王向有嚴示：如有希冀錢財妄傳鄰邦的，不論臣民，俱要治罪。所以不敢亂談。』老夫因又懇道：『老丈不過暗暗指教，有誰知道？我們如蒙不棄，賜之教誨，感激尚且不暇，豈有走露風聲之理。千萬放心！』」他道：『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」此事關係甚重，斷不敢遵命。』後來我又打躬，再三相懇。他道：『當日鄰邦有人送我一個大龜，說大龜腹中藏著至寶，如將音韻教會，那人情願將寶取出，以做酬勞。當日我連大龜尚且不要，不肯傳他；何況今日你不過作兩個揖，就想指教？難道你身上的揖比龜肚裡的寶還值錢？未免把身分看的過高了。』老夫因他以龜比我，未免氣惱，只顧出神，那知倒同唐兄說起此地話來。」

唐敖不覺發愁道：「送他珠寶尚且不肯。不意習學音韻竟如此之難，這卻怎好？惟有拜求九公，設法想個門路，也不枉小弟盼望一場。」多九公付一付道：「今日已晚，我們且回。唐兄既不懂他言語，明日也不必上來，且等老夫破一天工夫，四處探聽一番。倘遇年幼的，只要話中露其大概，略得皮毛，就可慢慢追尋了。」回到船上，林之洋貨物雖已賣完，因那雙頭鳥兒有個官長要

去孝敬世子，雖出若干價錢，林之洋仍不肯賣，意欲大大拿價，借此多得幾倍利息，因此尚有耽擱。

次日，多、林二人分路上岸，唐敖在船守了一日。到了下午，多九公回來，不住搖頭道：「唐兄！這個音韻，據老夫看來，只好來生托生此地再學罷。今日老夫上去，或在通衢僻巷，或在酒肆茶坊。費盡唇舌，四處探問，要想他們露出一字，比登天還難。我想問問少年人或者有些指望，誰知那些少年聽見問他音韻，掩耳就走，比年老人更難說話。」唐敖道：「他們如此害怕，九公可打聽國王向來定的是何罪名？」

多九公道：「老夫也曾打聽。原來國王因近日本處文風不及鄰國，其能與鄰邦並駕齊驅者，全仗音韻之學，就如周饒國能為機巧，以飛車為不傳之秘，都是一意。他恐鄰國再把音韻學會，更難出人頭地，因此禁止國人，毋許私相傳授。但韻學究屬文藝之道，倘國人希圖錢財，私授於人，又不好重治其罪，只好定了一個小小風流罪過。唐兄請猜一猜。」唐敖道：「小弟何能猜出。請九公說說罷。」多九公道：「他定的是：如將音韻傳與鄰邦，無論臣民，其無妻室者，終身不准娶妻，其有妻室者，立時使之離異；此後如再冒犯，立即闔割。有此定例，所以那些少年，一聞請教韻學，那有妻室的，既怕離異；其未婚娶的，正在望妻如渴：聽了此話，未免都犯所忌，莫不掩耳飛跑。」唐敖道：「既如此，九公何不請教鰥居之人呢？」多九公道：「那鰥居的雖無妻室，不怕離異，安知他將來不要續弦、不要置妾呢？況那鰥居的面上又無『鰥居』字樣，老夫何能遇見年老的就去問他有老婆，無老婆呢？」唐敖聽了，不覺好笑起來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